

李 宗 舜



李宗舜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诗人的天空

送給母親文字

二〇一二年二月廿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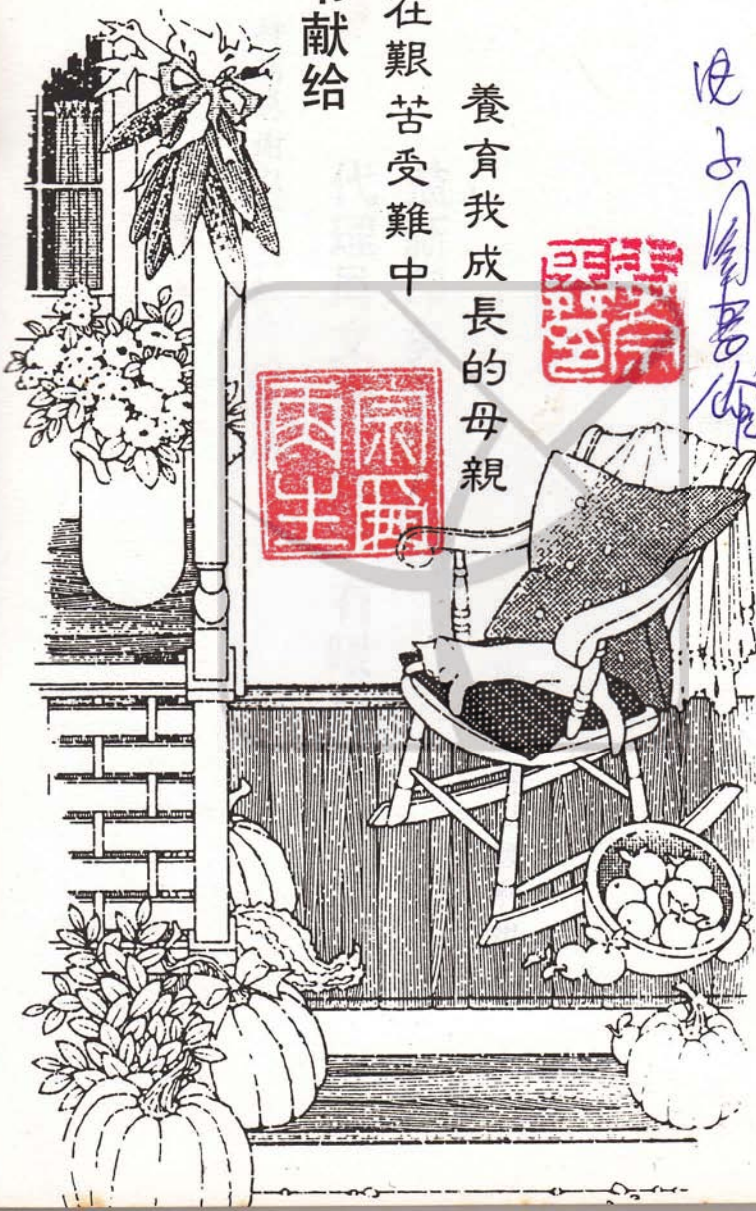
兒子周嘉倫



養育我成長的母親

在艱苦受難中

此書獻給



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代理员文摘(马)有限公司

特别感谢以下二机构的赞助

认识李宗舜

李宗舜，原名李钟顺，1981年之前以黄昏星及孤鸿等笔名在报章及杂志上发表作品。祖籍广东揭扬，1954年9月7日生于吡叻州美罗瓜拉美金新村。

初中二认识温瑞安，深受其影响，开始热爱文学，与温瑞安、周清啸、廖雁平等创立绿洲社，1972年参加天狼星诗社，任总务职。

1974年赴台，肄业于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与温瑞安、方娥真、周清啸、廖雁平，殷建波及一班同好共同创立神州诗社，为副社长。尔后负责神州出版社发行部，担任青年中国杂志社社长。其间并担任天狼星诗刊、神州诗刊及青年中国杂志主编。

就读政大期间，曾任政大“大学文艺”诗组组长，76年获全校创作比赛现代诗第二名，“大学文艺”征文比赛现代诗及散文创作双料冠军。

1981年回马后从商，也从事其他多种工作。

1991年10月15日担任代理员文摘（寿险月刊）主编，1992年升任营业经理。1993年9月

7日加入安泰人寿水火保险有限公司，成为全职营业主任。

他的散文「故事」已被编选在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励志丛书「人生五题」——「成长」一书中，这套系列丛书是由郑明俐及林耀德选注。

诗作已收入《大马诗选》及台湾新陆现代诗志「新马诗人专辑」里。

著有诗集《两岸灯火》（神州出版社）、散文集《岁月是忧欢的脸》（德馨室出版社）。以上两本专集皆与周清啸合著。

陳瑞獻序

一片陽光敷在畫幅上，他提筆，
把那片陽光添入畫面。
他思量眼下一篇詩是否定稿，
一陣風吹，吹合紙，他立即簽下
名字。
宗舜詩天空即付梓，書畧言一則，
以誌其師造化。

瑞獻
12.4.1992

一片陽光敷在畫幅上，他提筆，
把那片陽光添入畫面。
他思量眼下一篇詩是否定稿，
一陣風吹，吹合紙，他立即簽下
名字。
宗舜詩天空即付梓，書畧言一則，
以誌其師造化。

由黄昏星到李宗舜

——〈诗人的天空〉读后

姚拓

我和本书作者李宗舜先生相识已二十年，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笔名叫黄昏星，正在为天狼星诗社效命疆场，很有年轻人千金一诺、壮志凌云的气概。后来，他们那一群小伙子跑到台湾读书，大概是在1981年，黄昏星回来马来西亚，改成李宗舜现在这个名字。他回来后住在吉隆坡，经常到《蕉风》的编辑室来闲坐，他以前那种狂歌不羁的性格，似乎大为改变，如今倒成为老成持重的青年了！

因为经常和他见面，知道他返马后生活一直不够安定，先是代人推销人造钻石，后索性改行做了德士司机，而且一直做了七年之久。可是他天性乐观，即使生计逼人，他依然天天仰着笑脸去承受人生的熬煎！至于他从前少年时那股写诗的热情，倒是冷落下来。我曾多次问他为什么不再提笔，他苦笑着说他尚未看透世界，等缢酿一段时期再说吧！想不到他的第二个写诗的缢酿期，竟然缢酿了八年的时间。所以，当我在1989年年中，听友彬说要为李宗

舜在《蕉风》431期出一个专辑时，连我也十分惊奇。第一惊奇的是他愿意重擎诗人的如椽之笔，表示他已经点燃起他原已熄灭了的写诗的灯火；第二，我相信他如今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而是他经过多年来对社会的冷静观察与思考，用诗的语言来表达他如今对社会的看法与感受。说他是新生，亦未尝不可！

他这本诗集，只有84首现代诗，共144页。从第15页至第81页，多为1973年到1980年的作品，那正是他负笈台湾的时期。1981年他由台返马，由82年到89年，他几乎连一首诗都不曾写过。从本诗集的93页到最后一页，则是89年四月以后的作品。

在这本诗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李宗舜多年来生活的缩影，而且也很清楚地看到：他如今的风格与80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1980年以前，他的诗作多数神采飞扬，而字句晦涩聱牙，甚至自创新词新腔，充份地显示出他的少年情怀，有人说：“少年情怀总是梦”，他以前的诗作，正是梦一般的憧憬与向往，疑幻似真，似真又幻。老实说，我对他80年以前的作品，倒更为偏爱，因为其中有若干首诗，有很美丽的意境，遣词用字也别出心裁，如：《话本》

相逢之背面往往隐藏着一种悲愁
此地的杜鹃听说在三月里淡淡而红
去年的蛙群说来就来说去便去渐渐了

无声息

门外一盏灯，房中一杯清水
清水如流，时光如刀，日历上
刻着七夕的名字

另外，如《归去》、《断桥》、《行舟》、《远征》、《归心》、《环锁》、《轻唤》等等，都有很浓的诗的意境，也有许多令人感动的句子，几乎每一首都是他的呕血之作。也许在别人看来，这些诗作除了隐晦之外，便是儿女私情或兄弟朋友之间的芝麻小事，值不得大书特书。其实，大诗人如李白、杜甫等人的传世之作，又何尝不是他们身边的芝麻小事！我读古诗或现代诗，我要求的只是诗句的美雅，是诗意的清新，是诗作者的真情毕露；至于这首诗是否有关国家大事、或国计民生，那倒是其次的事情了。

1981年以后，李宗舜的诗作，好像是另外换了一个作者。他把原先的晦涩，改为一目了然的平畅；他把早年的个人生活小圈子，扩大到他周围的人群与社会。他描述的不再是他个人的追求与向往，而是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多样脸孔。因为1980年以前，他还是少年；1981年

以后，就变成青年与壮年，甚至将要接近中年。他的经历，他的见识，以及他对人生的看法，都与少年时期迥不相同。这表示他已经成长，已经有了他个人的人生目标。

可是，在诗作方面，因为用文字过于平淡，我反而认为：他现在的作品与早期的作品相比，好像失去了以前的美感。假如把其中若干诗句，加上标点，如：《病榻上》：

出院之后，我沿着回家的泥路走，不敢回头，手捧着大包小包防止肝炎复发的药，耳边犹响起临行前医生拨冗为我上一节，才五分钟珍贵的历史课。

类似以上的诗句，则与散文完全一样。当然，81年以后李宗舜的作品并不完全如此，我只是选择其中的若干字句作为例子而已。诗，是最精炼最精炼的文句，而其言外之意可令人回肠百转。我衷心地希望本书作者李宗舜先生，一本他写诗的热诚，百尺竿头，用千锤百炼、反覆推敲的写作精神，在他今后的十年之内，写出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杰作！

其实，本书93页以后诸诗，我喜欢的尚有多首，如：《想你》、《照相》、《谁来伴我》、《时间》、《赔偿》、《陈氏书院》等等都是上乘的诗作，尤其是《梵音》，我认为是

全书中最精彩的一首，可谓百读不厌。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愚者则见其皮毛。
我对现代诗的欣赏，仅属“愚者”阶段。也许
我以上所写的，只是“一得”而已！当祈作者
及读者一哂。



目录

陈瑞献序	姚拓序	最后一条街	山水	日历	清晨	街灯	归去	都是歌语	断桥	活本	点头
------	-----	-------	----	----	----	----	----	------	----	----	----

／六	／七	／十五	／十六	／十八	／十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六	／二十七
----	----	-----	-----	-----	-----	------	------	------	------	------	------

波心	红桥	尘沙千里	晨钟	团聚	水影无限时	麻将的身世	姻缘组曲	背影	衣裳	留言	留念	依凭	行舟	只是经过
----	----	------	----	----	-------	-------	------	----	----	----	----	----	----	------

／二九	／三一	／三三	／三五	／三九	／四十	／四二	／四三	／四八	／四九	／五一	／五二	／五四	／五六	／五八
-----	-----	-----	-----	-----	-----	-----	-----	-----	-----	-----	-----	-----	-----	-----

最初的风火
哥哥来台
轻唤
送你一程
环锁
等待和出发
穿行
楼台望断
七月七
六月六
五月五
前程
归心
独行
远征

／／／／／／／／／／／／／／／／
六十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七 六八 七〇 七二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八

有女同车
诗人的天空
琉璃时光
德士司机
母亲
照相
驻足
想你
改行
办公室的女孩
城市里的生意人
流年
新居
手掌
风雨同舟

／／／／／／／／／／／／／／／／
七九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七 八八 八九 九〇 九一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九六

最后一条街

千百年后，我再来此
用最陌生的口音喊你最熟悉底名
最后一条街曾经走过的
许多脚步声响起
许多脚步声消失

无须追问我也会告诉你
曾经属于我的长街
我们用最泥土的方言交换著感情
当你仍年轻
我还童年

踏入街心遂发现夜色苍凉
整条街何时才古老
几个晴空过后
却仍留得一片空蒙

最后一条街只亮着一盏灯
也许是我底光，我底爱
最后一条街是那么长而远
日夜守住 留连的
我们

一九七三年

山 水

静坐看悠远的风景

烟雾满山

开始时，黑幕缓缓的散开

划破一个冷冷的清晨

旭日半红的升起 透过云

和雾底白 辉耀著一片绿

炫耀著满山红

是什么声音唧唧鸣叫起来？

是什么声音在感动著绿脉？

鸡啼过后 自那一个小小的村落

戴著笠帽的农夫 陆续地

用轻快的步伐

往山上的小径步向田园

直到你发现 山和水

都分不开来

那种悠扬悠扬的溪水声

便从远远近近的山谷中传来

无论是倾听抑或回忆

使人遗忘多尘的都市

一群小孩正在小平原上嬉戏

在白白的雾里 追著

彼此模糊的身影

那时一群鸟儿从他们的上空展翅而过

随著他们的跑跳呼唤他们的童年

小孩天真的唱著童谣 随著风来风去
烟消云散 刹时
声声哀怨的猿啼在深深的林间响起
瀑布哗然
融合了孩童的笑语 也融合了山水
山已不在 人在云中

静坐看云起
烟雾满山

日落后，黑幕开始合拢起来
高峰上的小圆亭已挑起了灯
古松在风中沙沙作响
庭院深深凄切着深深的庭院
风像一把萧索的笛
把夜化成雾 化成了云
明灭的烛光中正现出两个人影
在小亭圆桌上
下 著 棋
他们移动著棋子
不断的一攻一守
在这个冷冷的下半夜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

日 历

我每晚都相对着你无言
看小妹妹很守时地把
你一张张音容消减
这不只是一个往事，往事以外
还有一个未知的变迁

你老喜爱留恋着死亡
不知不觉日子一天一夜的转换
无论最后注定要流浪何处
死亡，都是最诱人的

当我再度了解遗忘
却仍看到每一家人
依旧要挂上这不中用的名字
去区分月亮和太阳
其实除了黑
夜色和白昼并非两样

如此禁囚在千万家门户
如此执着而迷恋死亡
走后像秋天的一片落叶
带来明日的陌生

我每晚都相对着你无言
看谁人的身世来得凄怆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

清 晨

观望蒙蒙的青山如看见自己
无所不自然
一大清晨雾以海的姿势搬来小城中
燕子呢喃，在高空上飞翔
只有夜色刚刚离去
黎明，静静地投我一个爽朗的眼色

戴着笠帽的农夫缓缓步上山
那卖烧包的小孩在喊叫着烧包的名字
此刻我正在屋外散步，还没
吃过早餐

如果整个世界
在阳光未现身就醒来
风吹它固定的方向
我又着冷冷的手，从街头走到巷尾
一辆汽车一辆汽车从身旁呼啸而过
留下几道黑烟
把路人，一个个
从城里赶到山上

不管那人是你还是我
这是短暂的分离
没有人知道清晨过后是什么
是烈日冲天，是
黄昏的莅临
是风还是雨？

那时我正伸着懒腰
看着纯白的晴空
我知道，那朵
曾经路过我家的云
现在已经开始消失了

一九七四年八月廿一日



街 灯

或者不该落泪的是我底光
每夜我就是自己的友伴
看人生，半个
凄凉

而行人车影，匆匆交错
看他们奔波
看燕子闲散
看这个世界在风中运转

或者不该观照是我底亮
每夜黑暗笼罩我四方
而人生，总是
又明又暗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日

归

编织一双草鞋来赶路，这人生
要我在西风窥视你寒霜底脸
不要别离，一别不敢再见你

去

每次不管是风雨，夜是黑暗中的眼珠
你老是陪伴着我，不肯远去的祝福
陌生人，要在河堤上熟悉地相望

终年守候，我将期待一个夜晚
把同病的歌合唱
相怜在铁的栏杆

每次我都忘记旅途中的你，兄弟
不要悲伤，走了这么远路还如此长
每一个夜晚，当月
偏西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台北馆前路

都是歌语

从一片山河再看另一片山河
那黑夜的自然已不再是一层潮湿的外衣了
如此一个朝代，又是一个朝代的卷土而去
换一个雨季如星辰，换一个春天
不难发现到的是：时间和流水
都是叫人不敢回首的凄迷

提起旧事，也许你底发色都成霜了
至于江湖上咱们如何流浪
更不是一个剑客的故事所能说完的
有一天你还年轻得笑着东风
可否记取咱们雪花片下的故人

再说思念，就是叫人死了也不会把它忘掉
你看我脚下的小路，永远有几千万里
从岁月中来，从岁月中去的都已化成一阵
 阵令人心跳的蹄声
以后相逢，我在海角的一条岔路等你
带着一片潇洒的云彩归去

那时重提此事总是不迟
想咱们的锈剑在江湖上该越来越金亮了
亮金的剑兄弟你竟一招要我败服
唉！寂寞，孤独，甚至悲怆
都没有再倾诉的必要

一九七五年元月三日

断 桥

很多故事在偶然间发生
回到现时，我们门前的那盏灯
每夜亮给谁看？
江水淡淡流过成了我的无语
霜雪会告诉你这是冷漠的冬天
每年都会来的，这是
我们很久没有回归的家
每次当你读我底长信时
我在雨中走向故国的土地
一把伞要回避这天地间的夜雨
一个自己忘了好久的名

也不知家人住在哪一个家乡，这么久了
世界永远属于一座城
所谓天涯，就是要人走远路
寻寻觅觅，一天过去了我们恨夜长
城在三更后敲凄凉的钟打壮烈的鼓
我们并非这城里的人，此去经年
当月隐去，我们不再拥有
城里的风，在流光里
我们不敢相望彼此眼中的
江湖

而所有的结合都在时光中淡泊
我们熟悉的脸，陌生的一生
一个欢笑，永会化成一朵落雨的云
如要回眸，回眸总是一个远远的去
秋天除了落叶以外
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还是以前，我们门前那盏灯
家人都没有讯息。回到童年时候
我们携手走回田园的小路
多雨的泥路中有破落的楼台
有幼时的风景，当我们踏上
廿年后的断桥

所以一切都回到自然了
后院没有雁群，窗外没有过客
所以一切都回到现时了
你在城外，想我们家那盏灯
风雪过后，春天就会到来
我悄悄地走过……

一九七五年六月廿二日

话 本

我因有所选择而错择了风
遥远地向你飞扬一句倾诉
常有一颗星伴着半弦月
你知不知道，在中秋节过后
赏月的人最后便剩下自己了
我知道你不想知道
相逢之背面往往隐藏着一种悲愁
此地的杜鹃听说在三月里淡淡而红
去年的蛙群说来就来说去便去渐渐了无声息
门外一盏灯，房中一杯清水
清水如流，时光如刀，日历上
刻着七夕的名字

是的，我将会回到那忧伤的陆桥
听着车声把口音辗转成片
我的口音常有怀乡的病
在你的小溪前游成一条带着伤痕的鱼

是啊！七夕以后我是一条带伤的鱼
只要游过你底家门便完成了心愿
星星在等著月落，月落前
有一种无尽的记忆，在沉静的房中浮起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五日

点 头

早晨春天的路上
你来了，那么一点花开的微笑
在沙滩的长桥上
一点头一手挥别
恰好是二月的风雨
留给故人一声讯息
只敢回眸，看你一眼
专注。你来了
告诉我有人要去流萤
在茫茫的海湾，浪花也
点头，点得那么清描
像淡写的一幅画

只是今天，该有多少留念
我们都牵挂著沙滩上
每一颗星星的眼睛
点头是送你到了远远
千里云烟。点头是
一个女孩虔诚的等待
那远方的鱼雁传来
而后是，纵然是千山万水的无尽
仍是点头迎你
古朝代一样我梦见了家乡
在诉说心中不平底遭遇
我们来了，又要离开
海湾和波涛
有时多寂寞
似是舟子的咏叹和轻盈

春天来了，我是
一列长长的火车
在山头和你点头
说时间不早了
就像世界从来没有的沉默
我说我要走了
当你来的时候
恰好是二月的风雨
潮湿了整座城
春天的一个早晨
醒来后我到镜前去梳头
发现你在后面
背靠著我
微笑。无言。点头。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稿于福隆

波 心

是为了要看你们的笑靥
我开始变成那默默的无言
昨夜的圆湖，小亭是近近的家。昨夜我在冷风中
迷失了自己，水是我走过的涟漪
如果在黑暗中看得太清楚
其时必有无名的刺客
来向你们倾诉行刺的过程
我正在听，人耳是多么长远的声浪
以后若有人写史书
也许只有朝章国典
却没有你们。我是那湖静静的水
缓缓荡开迷样的黑夜
和天地打了个亲切的照面
长久地守著一方小圆
若要写诗，写你们的身世

但我到底走了多远，寂寞的落叶
曾经是从前的青青草原
像你们走过杜鹃花，城是
大学的门 行人是熟悉的过客
但到了那时，我还是一湖涨满的水
即没有前人，也没有来者
把那欢乐化成一条长江的支流
一夜间成了万古的芬芳
如是一日一月一年，人去了
城空。你们却让我看见
从古远的源头流了过来的脸
笑著且认识我

何其快乐，快乐的黑夜
就此仓促流过每一张带笑的脸容
可是流水反而是
迷失的我，紧抓不住的
两岸的小道。何其美丽
美丽的路灯，点起长明的黑夜
可是流水反而是我的 孤魂
把你们的家谱写成了日记

是为了要看你们的笑靥
我已经死了千百次
是为了要看你们重来悠游
今夜我完成一首诗
在高楼的倒影下
也好静静留下
一个连绵的话题

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政大

红 桥

我常把你的名字换成心中的倒影
每当行人往返的时候
如夜里一盏萤火，明天为谁
当山水止于高原
我年青的伙伴
唯有呼唤的却有摸不着边界的悲哀
让你尝尝岁月甘苦
是则一支歌，绕过这头和那头
只有路人才知道尽头何处
拉紧了弦像两个弹着不同乐器的
民歌手，各自扮演一个角色
诉说不同的忧伤
日夜唯我知道

我是日落前
一座日夜泣血的桥梁
缤纷为你，为你处处感到难安
像一块大石沉于湖心
你恰好是接那飞奔而上的波涛
有始无终，不停的岁月老去
落得红影一线在天地间摇荡
也要沉睡的他们转醒

或许这是命运，世事
无常本就不求多人了解的路途
若我行舟，湖是碧潭
碧绿如山丘，如生平最开心的事
划船的人止于流浪

止于不再值得操心的烽火
而我们正要回去，你说：
我正好是赶上这最落寞朝代底人
让许多事都曾经发生
最后留下一片空白

可是这是静止的，当我
一手指向山外的烟波
你我便在桥的两头

成了相守

看见风云色变，没有人等你
禅定，就包括我和你所弹过的调子
忽然响起
忽然沉寂

一九七六年三月七日稿于木栅

尘沙千里

这次你将远行，尘沙千里
想必会在春日的晴朗中留下了
我怀念的乡音，我依念的
钟情，当落日黄昏后
我在此岸守望自己的星辰
你在岛上游历的山河锦绣
这只不过是人生别离一点
悲伤和聚散。你将远行
带着兴奋和不舍的心情，因为那是
故国，山明水秀
有江南大地的风光

或者我不该如此期待
期待你重新回到岛上来
温暖的人情，古朝代大国民的
胸襟。或者等你再度留连
春色妩媚的雨
杜鹃花城里飞絮的飘香
传来整座山下的灯火和行人
每当午夜，想你远去他乡
不知时日已老
新月的寒凉却抵受不了
新春的薄凉
每有三杯两盏淡酒天气
我便在这江岸，遐想
何时何日你再为我添上

一杯高粱，带着无比喜悦
而那又不知会不会是
暮色迟来的时候

于是我在校园等待你南方
飘洋过海的一声回音
不知何时重逢惊喜一场
其时星星必有含笑的眼神
闪耀这座大学的城门
当歌声以及祝福
遥远地传了开来
带着你南方的色彩

一九七六年三月廿日政大文学院

晨 钟

(一)

我在山下，听歌振撼了我底弦
爱笑的人曾经是年轻的风
夜色苍茫，行人匆匆走过烽火桥头
那些摇橹的事迹，不提也罢
如果你在山中——看落日在林中隐去
需要音乐时，像寺院
沉沉的钟声，犹豫不能安祥
只想回到你的庙前
听听木鱼，孤单地在我的夜晚传走
让我记取断断续续的回音
穿过耳膜，犹发现自己
生长在乱世的年代
当山色浓密
不分天地我走入云海
跪倒在你的身前
庙里有多少柱香
越燃越近生命的尾端
生命为我而奔波
我是天空中那一颗最不明亮的星
告诉你许多路要照耀
而且有一首歌一直在流传

早晚，我一直响往现实的生活
如何写诗，如何寂寞地和影子独语
世事多变，在它模糊和清晰里
改换我们辛酸的一生
你知道，当一切宁静

你叫我如何去忍受这荒凉世界里
冷夜巷战，楼台倒塌
而我们生活在这里
为生死，为赶路忙
看车辆增添些热闹，行尸般
检阅每一张板起似笑非哭的脸
唯有在庙前，在菩萨面前
虔诚和膜拜才属于自己

我忽然间想到山脚下去听风
在楼上看雨花飘落
离你越远，响往越是最初

晨钟，生命，也许是另外一种声音
让我永恒地爱你
听你重重地打在我的背后
声声响在没有知音的地方
像世界轮迴着每一个人的三生
写诗的人写诗生活的人赶路
离别哀愁，如庙前一支香
燃著烟一缕缕升上天
时日将我们抛到九霄云外
之后再来寻找自己的源流
潮浪靠岸不曾平静它的胸怀
犹豫的我回头探望
冷漠的世界，看我如何守住这山河
这人间的烟火

你知道吗？我们每天的等待
日子永远在下雨。看着行人
匆忙地赶他们最快的脚步
而我便是那个在庙前膜拜的人
没有身世
没有自己的头庐

(二)

时间，你可知道我为何常遗忘自己吗？
在这天地，会飞的都有他们的飘扬
除了音乐，天地静止
你看这宇宙，黑暗中没有光
风尘中，却有更多的争辩
而我敲的是你的表层
如果你是那大钟
在广阔的原野中没有回应
世界将一直沉寂下去

每次我都听到自己的声音
敲打着心跳
当黄昏的一场如梦的雨后
行人陪伴着他们一脸的沧桑
这里便是我的家园乐土
年年月月的飘泊
使我找不到门前的铜环
但我的脚步却那般轻重
踏响我迷悟的路途

时间，我说我就是那座大钟
高高挂在你的流水中
你加速我的心跳
却叫一个想早日停歇下来的人
在风尘里，承受一个单调的朝代
然而你不会知道
我已经无法再飘扬四海了

而你总是要我，要我啊不断飘扬
在这没有乐音的梦土上
加速我的心跳
敲打着世事无常

一九七六年六月五日

团 聚

有些流动的声音
落在厅堂四处，听来
似是小雨珠，点滴点滴
都在沉寂里
响开爆竹小火花
尤其像端午的节日
吃粽子想起惊涛裂岸
在没有龙舟的土地上
仍要坚持，握桨的手摅

厅堂四处，落的是小雨珠
就是旧时门前燕，唱的阳关
多少有点轻描，不是忧伤
而是相问一声，然后开怀
大笑一场，细聆歌声转着圆圈圈

灯熄后，有人离开了热闹
静静的房中，有人仍在倾谈

一九七六年八月一日

回马瓜拉美金家中

水影无限时

倘若在池塘的草缘
在两只飞鸟归去的天地
有你斑驳的身影
青蜓点水惊动波浪
你正好走在一棵树下
水声有音乐的柔和
天空有雪崩的凄美
在许多静止的惊动中
你突破重围走出来
不管山绕水浸，都似曾遗忘
自己几度尘埃沾衣
甚至青青子衿，多少行装
也无从等待前年今日门前落花
如今草色绿绿，水色清清
多少招唤都化作水底游鱼
一日终会回到出生地
朝见原始的外衣
而夕阳近时
但知黑夜漫漫多远
你从前爱唱的调
仍是自己的和音
落得星光满目
唱的还是水流长远
倘若一个人走在泥道上
泥道在很远的黄昏里
照着水面涟漪
行囊便忆起飞沙走石的家
但不知何时看见草地上

烟缘组曲
有一池糖，多少花草香气
扮演门前那条玲珑的水影
牵引着风雪的心情
在一个清晨海风里
想着该如何为自己换上新衣
期冀过新年时童年最美
倘若一个人想回家
家却不想念他的时候
水声有音乐的柔和
天空有雪崩的凄美
但不知什么时刻
那道水影不断潺潺流过

稿于七六年七月廿八日瓜拉美金

花

当你想起我时，我正在写诗

一些死花在冷月里悲感因为雨水增加了寂寞

麻将的身世

我们在墙和人的距离远时
设想自己是城的守护
来去的人潮，久而忘记
天网恢恢谁在四方城外受监视
某夜深时，更鼓相去已远
忽有推牌声预告着一方的输胜
而墙就在我们前面
倒了。因为太近所以看得模糊
所以设想的终归是设想
受监视的守护
不知持续好抑或停止是好
寂静的子夜，偶尔一个小梦初醒
黝黑的厅堂中发现
散叠在正方桌白纸上面的
是一堆杯盘狼籍
四张空椅子不知何时因冬天而冰冷
在太平天下时候
一个日暮黄昏里忽然忆起几位战友
会不会遗忘城外轰轰烈烈的战绩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

姻缘组曲

鱼

请告诉我鸟没有笼它如何求生
隔着玻璃墙看空白的世界
越狱是最痛快的鱼肚白
隔着玻璃墙如果没有水
我一定想到浮尸
缘何在烈日的板桥下
一条挣扎奔跳的鱼
那么不爱惜自己

茶

如果吃茶是为了上午或下午
风水轮流转今天你是我家中
上宾。恰逢八月中秋
窗外赏月以茶当酒
月下倾谈茶正浓时
推开窗去，推开你胸中的浓雾
当我们手牵着手在小的时候
我常为自己倒两杯清茶
不在上午或下午，而是夜黑风高
盼望风雨故人来
满脸喜悦，水样荡开

花

当你想起我时，我正在写诗
一朵花开在三月里忽然因为流水而成了飘零

我的怜惜是一场雨
早知道生命是一场赌注
叫谁也不肯做最忠实的赌徒

信

你告诉我雁字回时，人已远去
寸纸难表归心
但愿你快乐时常想我
我雪白的天地
因为舟不渡我
影子也没有记忆
你告诉我雁字飞时，人已不知去向
但愿你歌唱时还有一根弦
陪伴在冰天雪地中

遇

因为乍然一见来不及惊喜
所以迎面路过的车子也不知多快
从你眉梢添挂的一盏灯中
我看到许多年华，只有一线牵挂
如今楼中有阁，阁中无人
奕棋人的指纹成了蛛网恢恢
你要是明了相对时无言
一夜里的路是街
万一天就快要下雪
我们在破庙前细诉
相逢时晚
恨到何时？

缘

我在长夜最黑的地方看到萤火虫
飞亮长廊深处
飞亮蝴蝶多变的身姿
有一天我们互相梦见
彼此恋爱的一生
像等待一个莫测的将来
在小小的门外迎接风涌云动
写了几对联，画了几幅山水
笔中成了姻缘
散挂在书香的房中

怨

雨停时风吹草动
天晴时烽火连城
在这飘泊的日子里
也许推开一扇厚重的门
就知道生活这首民谣
摇铃时自己才懂得唱
绝望的声音成了后裔追随的讯息
是谁在此祈盼雨，血洗
毁灭之前的战迹
中秋时节我们看提灯的小孩
走在乡间小路嬉戏
但愿是嫦娥带来无限唯美
笼罩长空留下许多眷恋
时日悠远人情世故到了极点时

提着长明灯去照亮森林
一个人到了该歇下来时还要奔驰
始终为你忧患
始终为你挂剑的江湖

静

静静的坐下来听，那些蝉声
又是秋天到来了
宛若女子忧愁的脸谱
写了许多蝴蝶梦的眼神
给我一滴血洒你多情的小窗
到了秋夜始觉是梳妆台后的乱发
昔日手和手的牵引成了断线的风筝
不知不觉又是江南如雨
年少时候，轻轻短唱
换来幕落时一声长叹
就如此挥走了你的笑，你左边的人
怀着心恋的星辰
感觉那是管弦中的笙箫和胡琴
悠悠奏起奈何天
自焚城的火花中慢慢消失

止

结束行程时曾想起
无言的一声珍重
往北的公车在终站缓缓停下

留下白茫茫一片给眼睛
四大皆空时却发现狼烟
在城的外面

我们的行程不是浪涛尽
也不是望穿秋水无人
江山到了易改时候
川流亦会复回

结束行程时只想起
今天是不是佳节
怎么九霄云高
还望不断天涯路

稿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中大马家中
重修于九月初台北

背 影

过了夏天，到了十月
我衣角上的尘落定成秋水
为想水袖，盼望见面
我自很远的战场来
不忍心看飘泊的你
哀伤如斯，不能成伴侣
若是归去，你必早已忘记风衣
温暖中的深意
带著一幅花池的颜脸

那时候回过头
看你的影子，在黄昏
便成了蓝蓝的天色
彩霞也化为一天的雨丝
美丽了我的怀念
也美丽了所有风景

一九七六年十月卅日稿于政大

衣裳

我们什么时候再隔着玻璃窗
相望时想，衣裳容颜
到了何时才有相见的一天
我有羞涩的话语不经意地
感动成为一条古道渊远
在无人的小桥头
我如此爱恋流水
知道你有快乐的深夜
展颜像花丛中的蝶影
那么楚楚的飘，一点都不惊动
一支飞扬的歌回荡时
十月悄悄，始知岁月挥了手
彼此不再同时忘怀
凉风，凉风为路人披上轻纱
我是秋天，等着小新娘路过而心跳的
秋天，一句话也不敢说
怕说了出来无人问津
知音弦断亦复如斯

你就听我细诉吧，我多害怕
没有露珠的早晨，晶莹地滑落
小池塘的风波
荡开而后成了飘逸
若我们陌生如故
儿女英雄到了天涯海角才相逢
我多想跨出去，因为我只是草丛中
一株小草，邂逅时弯下腰
十月还依稀可以看到鞋子

成双的祝福
我有一首心思夜夜可泣可歌
红砖上课室上
为你探望，路和问号
为你走入一条阴暗的长廊

一九七六年十月卅日为一个女孩
生日而写



留 言

远了，竟是那些抓不住的沙粒
为我们的宇宙缤纷出烟花
近水楼台的亲亲，再也记不起铃声
响自那一家书香的叮咛
这次离别不说冬天，不说再见
想你多年的芭蕉阔叶倒影
许是掌中的琉璃
最后还是变成滚落的露珠
水泡般滴滴成泪
提起来正是多年前一次看见，远了

我们断了彩虹断了重游的
青山绿水和衣袖
各自分了手
设想他日并肩而过时
不再记起任何一首歌
晚风急了，黄昏昏了，夜也乌鸦了
那你就听我说一句话罢
我无能为力的挽住
挽住了它，就算是一朵云也好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留 念

—
风来时向远眺望

然后是山树绿得天地满满
青石台上，一朵花开在倒影中
默默期待阳春三月芬芳的荷
看清楚水面婉弱的莲波
池中咏叹你憧憬的世界，永不枯萎
谁又在迷恋失去的窗外，一次分离
日夜唯有等候得急
而我们不在认识时互赠相片
却常设法把自己摄入最深远的镜头中

我们风尘中赶的路不尽的蚕丝
吐露著你我寻索探问的足迹
而我在此，最春天的地方
候你，为了想知道
你的相思，失恋和超升
只有一次最美

二

“我把最后一句话写在这碑上
永远惦记著我们行舟的双桨
烽火已远矣君又何必挂念著我
此去千里灯火夜阑珊”

我们许多交待都留在风尘中
亡命时相忘于手掌
年轮因风流转，我们却相惜流浪

那你为何不倾城地笑一笑呢？
也许为了每次焚城后
烟水自然地添写了一页青史
其中遗珠，又是多少沧海茫茫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寒窗因墨不显粉回
疑香料食常常越展
音益的代意人健耐工的粉来对
思小的与自香料，信整的代意音出
里欲血血与自振振
山下封盖将，木下料盖将出

依 凭

问你是不是民初的女子
既知现代无情的号角
转过头来探望那有情人的一瞥
许多交待像双双跨过马路
绿灯一亮车子冲了过来
不受惊地我把你送到路的对面
不管摆渡的人在热阳下眼已昏花
我盲目的深情只好行水而去
流到漂泊中的每一座城
在玻璃墙外看你深深思量
也许就怕告诉对你想透了冰寒
这歌里的词句
说是下雨，窗外蒙蒙
有人一筝膝前一弹一拨
民初便屋檐般变化现在霓虹的世界
还是有坚守的门，打开了
还是有许多悲壮的浴血
有人一把二胡在手，一拉一推
几个深夜的伏案想念
静得仅止一朵音符在独唱
越来越悠远

问你是不是因寂寞
孤独常常身伴著我
挽来你的红袖给人意外的佳音
也有意外的绝句，捧著自己的心思
读进自己的血海里
当你选择了水，我选择了山

我们从浪花和石头做起
常常相互撞击
不知彼此在那里

问你是不是回来我千百个等待
上课走过傅园它催促我成傅钟
而我又要看天，我的路远
那故事里的悬疑无人关怀
只好想像是清晨挤公车的人
然后下车呼啸成最开放的风

问你是不是民初，最爱穿旗袍的女子
挥舞着一面绝情的小旗
但世俗都是不解的风雪
史学家的眼神在试探
小说家的人物对白在追问
诗人的笔这样草草的写
当你选择了爱，我惟有百般依凭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

行 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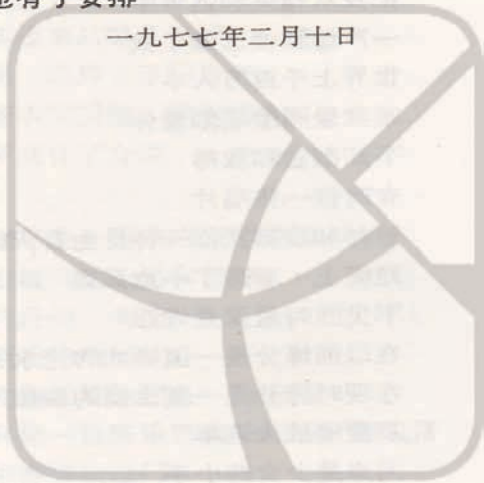
忘了我是何时走错了路
搭错了船，一时想去看穿
生命的短针，滴滴答答的
常被人遗忘的，一个
急促的音符
仅止向往最后的字句
挥动那岁月山河的笔
念此际是烟雨楼台抑或深深望眼
当叶子一洒向夕阳
你像上游的小舟
我如逆水的钓者
交错时不知人面倒影
水深无缘，分隔着沙地上的脚印

现在我最怕人看穿
关于垂钓和守城的往事
游鱼和浴血的错误
为那不守诺言的长夜
丧失了水陆的怀念
你是南方瘦弱的女孩
还要在水上猜疑
不知唱些什么调好
我只好是迟迟不来的音讯
等你弯腰说一句话
你是我灯下的雨珠滴滴点点
越爱越是无限

愿此时有足够的情丝不断

和那行云流水的烟雨楼台
我的脚步从不拒绝远足
正如承受了生死看破红尘
总怕美丽反变为疑点
一盏灯照遍了整条江岸
说谁也不再爱投江
无须在意这是一片感伤
无须投怀任他无数星夜
也有了安排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日



只是经过

如果在试剑山庄
我在窗前等你回来
总要欢乐浏览悲壮的山河
然后挥走一首孤独的歌
再去寻爱你的钓者
一夜渔舟越催越远
脚步声是沙地上的伴奏
忽然寒山寺内一声木鱼
把我从错失和迟梦中
一声惶恐便选择了我
世界上千百万人中
唯我爱隔着墙偷看你
不知割舍和取得
有时像一张唱片
等待和旋转犹似一种自生自灭的过程
短街上，看透了一点风霜
不见面时最深是埋怨
在以前缘分是一道隐约的流水
在现时缘分是一道土崩的裂痕
观望着战火连年
河岸是少女的小手
招挽不回她的哀怜
我的却是一厢情愿
把青春送给时间
鱼樵耕读荒了多少雪白的脸？

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
今夜面壁想你，同时不解

我的是落枫满地
你的是春风吹老
一个旋转各自在尽头分道
几千年后我再去苦思面壁
你辗转流离
从前日记有许多田园
现在身前是一张地图
电影落幕时我们回到最初的地方
再各自分手
其实故事从哪儿说起
结局。尾声。开门自守。
不管中间突破，起承转合
一早就有了介说

而你总是一面镜的两个边缘
照出墙外的天光和黑暗
我只好说：失恋
在断桥的中间
我在窗前等你回来，那心情
我只是一首华乐里的一点不甘被奚落
当中多少次过门
经历多少事变
昨日相聚，今日分手
明日陌路相逢
一时不知哪儿去找话题
只好从最初最快乐的所在
说起

一九七七年四月廿日

远 征

观潮时，雾气成为遥远的招手
正默默升上天宇
把前方的水路及帆影
破成一把水扇，隔绝人世
今天我们来，心中怀著沙
土地在母亲的臂膀
串起门环的声息
问你恩怨那结扣
永远在江上扬帆的人影
然后回到桃花中读离骚
在大漠孤烟里等待
那一群回不了朝的军将
火红彩霞中
烧起来照眼可以添上几笔湘江
所以我们开始游离
重演一次“将军令”
在中原不踏雪的城池
遥寄给远征的青春
日夜千万里阳关，把荣辱
漏夜赶上了古道

退潮时，风都静止了
那浪花，卷起我们的战争
停止同时又开始
一声号角响开天地
把脚印堆成一座楼台
若你是飞鸟，春日
赋别了陆地，忘了行程

带走许多伤脱的鸿毛
山上正点起满满的灯光
夜读离骚
分明不知来时方向
桃花已飘落到湘江
触及它的乡音，它的绝望
而且有一支老歌，伴著一把胡琴
黑夜还走了调

涨潮时，我们什么都看不见
只听到风声，平地一声雷
古战场一般的沉默

一九七七年五月八日

独 行

我在楼下等你
黄昏来时，飘过一阵细雨
打窗外斜入夕阳 然后
一阵寒鸦飞落丛林
朝向路人的行行色色
他们的步调，似是
没有过门的抒情老歌
在巷道里拉长了影子
人网恢恢，疏而不漏
回家的人低声说：其实守望
接近南方的水岸，和赤道的阳光
多鱼的天井是一面浮漾的镜子
照着雁字的天空

而在残花落日时
我已上楼看穿那天色
等一场热切的黄昏雨
要为生活买动
许多朝代的花香和温熙
把许多爱恋都输送给
不情愿独行的人间

那时有一种遥远的牵连，需要针灸
把针刺痛了伤口
永远为无休止的赴约流血
在葬花的时节
也许只有一个怀恨过你的人
无奈在最初、最后
还得留下一个全圆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日

归 心

风信子飞落了满地，说：

散去的故人

千万里有摇铃，有风讯

寄以最远的微尘，最冷的落花

轻叹多少窗外是流离

在短短一封家书里

用笔划出一道明日的归程

母亲啊！我是那岁月

许多流失的脚程，记不起时间

血液中有一支勇往直前的箭

最初都是失落的，更何况

路客的摇铃，最后的宿命

生死于想念，不安定的奔波

当容颜挂起黄昏和雨水

以及一滴一点的朝露

就那么一行雁语，一声马蹄

风潇潇夸我外出行医

找到了楼阁，问候中

有您白发的长影

雪融后，一支小调引我进天涯

冬末一样在北地的乡间

哭一面抖索的墙，不倒的挫伤

被玩弄于手上的掌故

一段曲折的章回小说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三日

前 程

黑夜里，谁提起要流浪
没有行军前的冲杀
我们飞渡到了海滩

跳下去，死后再来浮生
那没有月的水色
黑而美，当一排后浪
日夜袭来，日夜流入夏日的港湾
打在，我岸上的一盏守夜灯
打在，逆流的舟上
守望是没有距离的水线
永远在那儿拉长

黑夜里，流浪的人说：
夜鸦飞过了河堤
我们并非有意安排
冲杀时的推波助浪
当草木皆兵
紧紧抓住沙岸
那是我们相守的地方
跳上去，草木为友
影子在风水中淡忘
曾有一段路，黑暗的山谷
走过的人都带血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三日
纪念一个可怕的日子

五
月
五

我多想用水来凭吊
一种声响，各自成浪
那是条越来越近的五月的水道
点亮一盏灯来照你还魂
失落像奔流，倒转到山头
渐渐把一生交错给
没有影子的时光

若是一再催促，我将唱断
化魂来寻爱你的天涯
在石头上，刻一个名字等你看透
一直到天黑，烟水的世界
黎明总是不错过

等待一次别后的悬念
五月，在江的下游是氾滥
上游是枯干
你是那长长的足印
日夜于两岸徘徊，那时
妈妈在小屋喊我回家吃粽子
在佳节的午后，独立于水中的身影
按捺不住地，在转弯处
便有一片叶子在浮荡

一九七七年七月初

六 月 六

那时正雨天，小道上
我们赶著一场送别到天亮
雨和人影对立，在悲喜中
成一座悲喜相逢的天桥
在悲喜中交汇成满天的云彩
看谁也不甚哀伤
当我走后，日子恰似秋色
风景是秋天，行人是暮色
渐渐走进黄昏里
我听到有呐喊声是六月的悲歌
带血的情感用针来刺断
和一群人分隔了水道

而回程的道上有乌鸦迎面
告诉我跳墙的勇气，小亭中
有人脸色寒酸等著另一个人
想回巢的路有一段坎坷与不平
听鸟语独自长叹，说：
该有一阵震人的车声
把六月牵引入梦
完整的看见自己的后方
有座高山在那儿耸立

一九七七年七月中旬

七 月 七

我把台风季狂飙的莅临
预测于你过去的浩劫里
每逢佳节，远远的水陆上皆鼓锣
当我离去，留下你在后头战火
想当年桥上的狮子，在一阵怒吼中
渐渐溅出了热血。四十年来
河岸日夜依念著河岸
破鞋踏碎心情，寻断魂还归宿给自己
每次忆起你，疲倦的守望
当我再回来，死时，请餐我尸
来更换你心中燃亮的火花
因为要停止说话
所以还你以严冬，以所有的尘埃
我听到有人在后方说：
七月是旅人静止的马蹄
在第七个夜晚抬眼望空
星星依旧有萤火和飞鸟的眼神
而长街唯有站牌孤独伴我
等你摇落和航行的音讯
再看那天色，似是彩云中的银河
有伴侣出现，相见又散离
就这样风水般的等待
也许有一把火自雪原烈烈地燃起
让我走入黑漆漆中，借路投向黎明
似是一觉醒转，仓促地过了半生

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

楼台望断

从近处望去，那是你的绿平原
那是汽船排浪的水花
等待着空白的湖心
空白得激起风波来
在你的视线里有一道流星
芒鞋踏破不知归人
有路日夜待赶
当你推开窗，发现鱼鳞的灯亮
却让夜寒流了进来
侧首看天时，风水已乱世

而远方有一座楼乱世般耸立着
石门无门，任开放的一湖春水
唯一路可以蛇形寻去
山上是我们风楼的探望
冲天而起的雾霭

那时候的落日
在泪雨中下了山
这楼房有如佛门禁地
宏亮是钟，交错是满座人影
一会儿又往窗外消失
天台上，看你在帘外影形晃动
一场剧烈的争论过去了
黑夜一只魔掌滑过来
我似动似静，在听着歌
欢乐有时是尾声
大合唱的高潮起落

我想问你看见月色否
 你却告诉我刀的故事
 弯弯似半个人影
 没有雨珠，只有流星是暗夜的光彩

一九七七年九月九日记石门水库之行



穿 行

玄霜走后，风便凉上心头
我是上了小石阶，听到水的滴落
但天空正放晴。夜半有蛙群传来
自我的行处，有一种
多年行脚的苦役，甘甜自在心头
纵是夏日炎炎，我还是
不断的穿行，于风高的山上
缓缓渡向水的柔弱里
柔弱了一生一世

你是那个不知名的人，抑或是地点
苦我于寻求，独立在人海中
感于忧患而无法伸张
敢于说话而不再有戏重唱
你是舞台，我在台下看你
因你的悲怀而使我想尽了悲怀
你是雪，我是鞋
踏破了所有的蹄声
难于寻获从前受创的脚印
现在又要穿行，又要隐灭
在浩浩荡荡的人海中

玄霜走后，我们在眺望台上
黑而迷茫的帶著笑靥
看她冬天怒放的健步离去
这时翠绿的园庄，和着一支歌
蜜蜂的嗡嗡苍白了整个夏日
留下最长的一夜风雪

或许失去时你正有所依
像鱼在水中等黄昏，不情愿的
要一盏灯燃亮，照着西山的川流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六日于大春山庄



等待和出发

是花朵和树木，以及泥土
把路铺成了候鸟的音容
以沙石的温湿建筑堤岸
终且要人在海上流浪
而且一直是在春天

我等你来，初初的凝眸
看开了我满目都是水晶
一颗颗滴在心口上
牵动我的手走进冲起的涛声中
一路上挂起风雪的声音
深深地透视我的毛衣

我只想告诉你，我要那满袖的尘沙
串起一段链珠，寂静地摇铃
从我们的生摇到死
满足梯口遥相的关怀
当你离开，回到房中
我扶栏而倦
一步步摇上楼台，一步步跌入楼下的人海

是花树，以及沙石在路上相迎
我依着红栏杆在梯口候你
想探出你的足印，在沙滩上
春天像元宵的花灯
一家连一家的流露出
迷目的欢笑来

当我再度离去
茅花已开了一条小路
春天的雨水，如常下着
把泥土冲刷得如草原
青青的露滴上

一九七七年十月卅日稿于福隆



环 锁

我看到路上的车影
和山上的水声环扣般旋转
一场人生世态，花落花开
守候一个夜晚，鸡啼得悠扬
我喜爱那女孩多心思的相望
轻吻时想那悲欢离合
我锁住生命最深的那一端
用她微笑的环

这就是我的歌，我的栖息
有潮湿的巢温唇的顾盼
叶子上谈世事，树下捡拾世事的叶子
目送归鸿远去，诗卷里
有山水花开和雨水

温婉的细诉扣住我，她的环佩叮叮
手牵手变成日夜长街
灯下看行人交错

我听到阵阵车声和水流
接连响起在耳际，风尘里的乡音
啊！我们别离虽是一天一夜
我多怀念她回家的小站
嫩绿的叶子上
牵绊得好不轻淡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日

送你一程

别后常常牵挂著小路
我的再见同时涌现在眼前
说不要分手，只要等一班车
送你一程，在雨中小站
分不清谁要相送
只好看车子在雨中擦肩
人影车影一去不回头

我看见那公车来了
它带你到一个地方去下雨
温湿或者难舍的留守
我只是挥一挥手
看玻璃窗内的影子摇动
而我那只手，久久停留在烟雨中
回家的路再来一场毛毛细雨
下了一整季，整条巷道冷清
我回首望那些路过的车子远去
原来我已迟误了一时
晚归忘记终点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轻 唤

是午夜的风停了。急急的
吹吹送送叩响小窗前
我从岔路回到家里
整理一身的雨滴
相见竟成一股暖流
是你昨夜把我梦成了长亭

长亭外，在街上
冬天和雨水密密的交谈
看看灯下没人，路上无伞
我们回到那相逢的纪念馆

今天我又叠起昨夜的衣衫
昨夜的脚步
你的叮咛我的轻唤
我们跨过了马路
走向相约的地点，望天时
看星星，看月亮
想像是太阳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哥哥来台

哥哥，我在这高楼里
听到你奔来的风声
莫非美罗城已动起了干戈
我的心跳如车过的时速
遇上那红灯亮起
赶著去见你，在霓虹的街头
赶著去见你，家人的问候

哥哥，今天是中华路
温暖的冬天，迎贴在你风尘的脸上
走过的人影都往天桥
再向闹市涌去
而我们皆在路上编织一个故事
当你说你将离去
在十月下旬的那天
我呆立在风中，说不出一句话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廿二日

最初的风火

最后我只好挥一滴泪雨
对你不息的川流
纵是创伤的一块，亦会不停地
止血 我的厌倦
常常来自热带的树林
伤悲自伤悲，再拣拾满地的干叶
也燃不出火花来
而夜深得如刀痕，永不会忘记
廿多年的风火

忆起我们多年的旧地
青绿色的草原
和泥黄色的蚯蚓
如今又要翻松新地
让雨水血红的流入
不息的川流，再倒转到
山上的干树林
把所有的怒发都烧光
想像有一种沉积的声音
比蝉鸣更震荡
在暗森林又多蚊虫的角落
想像是飞蛾
在空中扑火

最后我只好说再见
看你如何燎原，如何扑火
我要到最初最明亮的地方
去寻找那儿的风火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三日

稿于回马瓜拉美金家中

风雨同舟

在冬季
大学府绕过的山城
深夜有雨
淅沥沥
淅沥沥滴落
步出听堂，面对着
安坐淡定的榻榻米
真想不出门户（冬天不是走来了吗？）
但出了门，总想起
房中那盏弯腰的灯，流萤般
散发一阵春暖的微温
不让它熄灭，不让它
有睡意。今晚

流浪人要启航
迷途羔羊的方向
拿起笔和墨
山河岁月如何蜿蜒的写下去
如何催着别离的讯息，当相聚
一阵狂风扫落叶的降临

在山城
氾滥的低洼区
长堤下的公寓，有路过的
男男女女
雨声细说：“他们是
迟迟不归的游子，飞扬的
旗帜，不能不

知道。”通亮厅堂上
他在黑板上挥动粉笔
记录着，这一天的生活
这一天生活赢回的战迹
荣耀如史页，如鱼难得的清水
喜悦冲击着落魄
还是流落的心扉？
葛回首，窗外漆黑一片
路人在雨中撑伞：

“我喜欢他们的风衣，纵使
世界下着雨，路灯
黯淡，感动的血脉
感动一座山的孤高
一座海洋的澎湃。”

千百年后，历史余留的字迹
铁血般的大旗
唯有我，是夜风的
见证人，你们不能不
知道。今晚

就这样梦梦的坐下来
看诗书，历代野史的血泪斑痕
苦苦读出一张张
幻灭的面谱，背后
隔一座重山，看一座
重洋的壮阔
前面的方向是古梅的圣地
但清寒可以忍受，唯孤独

不能圈点，天将亮
转成昨夜的变调
刚刚传来鸡啼声

在台北
雨为什么下了一整季？
在台北
迎面而来的
是一个个微微寒风
带雪的脸？
扭开收音机，一清新女音
广播和报晓了明晨的气象：
“臆测近日台风将过境
请大家就绪
做好准备。”

一九七九年三月廿日写于永和

手掌

他撑起疲乏的腰身
从一天的工作站口中走出来
穿过街道像陷入湍急的流川
自上游向下游滞着沙石
一步十八翻的滚到深谷里
这是为什么呢？他想着
何为黑发何为呱呱落地
又何为白头与棺木同朽
同是手掌上的川流不息
血液沸腾一泻成千里 黄昏
寂寞地抓住一朵云
云层下是街市轰轰车辆
辗过每个阴霾的人脸
闪烁每个复活的黑夜

人为什么有手腕
日夜带着时间表
在那里永远思考和奔劳
又画着命运的河道
连同墓志铭、汗水和忧思
像污染后的浊水溪
在沉淀、过滤
且不断上升

一九八一年七月廿八日

新居

上十三层楼乘慢半拍的电梯
宛似在农田坐喷黑烟的拖拉机
无牵无挂，下班后发现脚步有些浪荡着
便想起今天总有些难忘的事情
等待填满的空虚，就是那方格子小斗室

我的新居是城市里的大厦
仰望的高处是无人的烟囱
等到星期假日，才有
热门的音乐和窗外的云烟纠缠
云烟自生自灭，那人推开房门
又做一次游魂般向市街奔去
空留下班后晚间一片孤寂
打窗外吵杂的空气流去

我的新居幽静又安详
上十三层楼电流不中断
二房东偶尔请我吃饭、喝酒下棋
谈论着命相掌纹八字配生辰
房门外的日历便把时光一天天撕走了
我的斗室不挂日历或者时钟
只挂一张褪色的相片
在那里我要触摸时间
水火那样热切地感同身受

一九八一年八月九日

流年

交响的乐音夹杂着清晨的鸟鸣
向高楼处小窗的缝隙中侵袭
马路没有喧闹，天地静止
吉隆坡在雾散后会醒来，当该知道
什么答案和问题在乘胜追击
旱天不雨数个月，清补凉怎能消暑
更何況情感崩溃的躯体
任良药多苦口亦无从治根

从世界中一粒细沙看透过去吧
便知恒河天灾时淹没了多少人
我们冠冕堂皇地说：最美丽的动物
三思后行的万物之灵
在一次无动于衷的浩劫中
思想和主义怒目相视
轨道旁筑起势不两立的刺篱
保持一道深深壕沟的人们
举起双手便引发全面的战争

一九八一年八月廿五日晨

城市里的生意人

城市的生意人，大清早
梳亮了黑发走进冷气的办公室
拿起文件夹、看腕表、翻档案
是时候了，打开电话机
拨个号码，等一等机遇
到股市、交易所、金融机构
和抄写万字票的女孩谈谈天

城市的生意人，大清早
也有的，坐在咖啡茶室
要杯浓咖啡，跷起
二郎腿，慢慢读晨报
过日子。也有的
姗姗来迟，满目星星
他们是坐马赛地宾士二八〇的阔大爷
走路大摇大摆，带一阵风
看天而不看地

城市的生意人，大清早
郊外开车进城门
怕塞了车而闯红灯
怒了警察先生的铁脸
四处寻找停车的地点，赴约会
迟了便倒霉

城市的生意人，为什么
常常喊倒霉，埋怨交通
阻塞，天天给泊车钱

还一肚子气无处泄
因此便羡慕乡下，走路如
情人散步，开车
是海阔天空

城市的生意人，和
城市的老百姓一样
要赚钱糊口，组织小家庭
所以要忍、要闯，也要
有会飞的翅膀
像城市的高楼大厦一样
越堆越高，越高越渺小

一九八一年九月

办公室的女孩

办公室的女书记

喜欢看人时露出满满的笑容

她旅行社里的人读惯洋书

或者喜欢些洋名字

中国名姓的前面总喜欢加一个

法郎西、多尼或是碧姬的

办公室的女书记

闲来无事爱看报

还爱向你问安好

她桌上摆设的世界旅游

整齐得可以画一个世界分布地图

办公室的女书记

喜欢在看透的玻璃墙照自己

今天美丽否？大方否？

她漂亮的衣裙或许在告诉她：

明年的今日，她不再

照镜子，却在轿车中

握她心爱郎君的双手

细声探问：美丽否？大方否？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

改 行

早出晚归那人上楼去
倒头呼呼大睡了
忘记还有一位同房
报社当文艺版编辑的
每晚须挑灯夜战至子时以后
无数黑烟蒂的烟灰缸，烟雾弥漫中
笔墨终挤出几行甜酸苦辣
文章千古事啊！明日亲见它们
白纸黑字，换来几文薄酬
兴奋时拉着他的好友
街边大排档请客去

早出晚归那人现弃文从商
临睡前，在尘封的台灯下
看自己长而模糊的身影
疲乏之后斜躺在墙角黑暗处
呼呼睡后偶尔大梦初醒
惊觉窗外和街头都没半个人影
而同房还在灯下摸索、寻觅
一条不断奔流的河道之间
有掏不尽的营养和矿物
人醒着时本不该沉醉
睡着时有梦则不应大醒
人生啊！到了明晨又要赶路般
挽着公事包驰骋南北东西过日子
换来三餐温饱，商场上
赚取自己和别人的血汗，卖的是
美如珠宝，价格大众化的
人造金钢钻

一九八二年三月

想 你

总盼望在春雪融化时遇到你
三月杜鹃花好芬芳，摘一朵给你
一如青春的你抹去轻愁一片片
春天早晨握你的手，晚上撕掉寂寞的外衣

情和爱两瓣花蕾不开又不合
空留一些记忆在含苞的蕾中
让爱侣倾谈，直到彼此
忘了昼夜，忘了该走回返家的小路上

那一刻，光阴是刚修好的高速公路
任凭飞驰，甜蜜的笑语往返如常
挟着快几拍的曲调浪荡着
待到垂暮的黄昏，欢乐寻到了终点

是以我不敢多想你
我的心狂似两条待拉的弦线
一处是叹息，另一方则是私语
纵有薄冰一层层，覆盖着
迟到的春天

一九八二年五月八日重修

驻 足

走寂寞的长途八小时
这路是泥泞的化身
可以看见山和水
当石头滚落下溪谷
满足般聚集一些欢乐的脸容
火焰熊熊把目标射出去
又回到来时那起点

千辛万苦赶完这趟路
途中山峰起伏着孤傲的颜色
那霜雪，像见到烟雾般
如同见了生命在鼓掌
行到空无去驻足
有许多人穿插而过
有许多人隔岸观火

一九八二年六月

照 相

寂寞的时候是许多人
站在翠绿的山坡上
忘记那静止的底片
有最美妙的涟漪荡开来，可供
午后那一双永恒观望的眼睛
“咔嚓”一声把时光装进明丽的镜头里
若干年后，友朋各分散
问候的书信减少了
远方的山坡不知有没有
他们那些雀跃的影子？
直到有一天，那人
翻开尘封已久的相簿
才发现其中一张相片
人影模糊，山坡依旧常绿

记忆是一个细小的空瓶子
装满着全然退色的相片
有人偶然记起，有些人
全盘忘记

一九八二年七月

母 亲

那流浪的孩子何时回到你身旁
白发如霜，每个冬季的搁枕不眠
也只不过异乡残梦般
等待风雪过后，急急写下
每一行竹报平安的航空信

六载已逝，亚热带的绿树依然
茁壮成长，唯独你

母亲，白发如银
像滴滴泪水的结晶
很遥远，银河星系那般模糊
祝福变成一条条加深的皱纹

现在，一年皆夏
我终于返回你身旁
弯弯的椰影，爽爽的气息
我开始害怕流浪了
那时，我要捉摸岁月的身躯
每一刻都能记得你老迈的背影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德士司机

摆动的方向盘，一直往
动向不明的街市
不断前进

不知为谁赶路忙
或为自己的前程
细诉留影。在午夜
加油站旁洗尽一天泥尘
和疲累，和那部
黄色计程车，以及和那人
带着些微喜悦与满足
终于可以回家了

是的，终于可以回家
可以见到妻
叫喊着爸爸的孩子
辘辘的车轮响没听见
不再赶一场赴约了
谁在乎计算着日夜的里程呢

等黑夜亮开一排排街灯
车子纷纷隐没在巷子里
总有一些踢踏的脚步
犹似在寻索些什么

活在今天和明日的边缘
好像活在马路中间

一九八九年四月

琉璃时光

岁月悠悠
时针秒针
一长一短
划过夜空
地球另一端

长夜漫漫
无关痛痒
谁在野外
不断虚掷
空杯的时光

人海茫茫
相识与否
河水流过
美目相投
永远不相忘

流水潺潺
倒影你我
你在远航
我在靠岸
逆流的方向

凉风瑟瑟
拂过帐房
雨伞的家
你前我后
补漏和结网

一九八九年五月

诗人的天空

诗人的天空
是一粒上升的汽球
他坐在上面
浮浮荡荡地
度过每个早晨和黄昏

诗人的天空
是他房间的天花板
和缠结着无数的蜘蛛网
世界在风涌云动
他却在网内
编织他的白日梦

诗人的天空
分一半给了情妇
他看不到七种彩色
挂在天边的虹
只有一束人造花
把不朽插在空瓶里
陪他吃不完的早餐
是昨晚残留下来的雨露

一九八九年六月

有女同车

她们不断地东拉西扯
没理我，路上驾着计程车
交通灯前面的双白线
该停，还是过
去她们没有目的地的地方

她们说说笑笑
眉粗鼻高，沙哑的声调
听不到时日的惆怅
在旋转 世事的延展
在轻叹 至于
法国香水，手铃耳环
男女性别，年龄的衣装
喋喋不休，从不错过
媚俗挂在嘴边，侃侃的交谈
她们偶尔和我搭讪，探讨着
喜不喜欢吃冰淇淋
这严肃且具争论性的课题

她们下车
留我在远远的巷尾
远远看回去
多么婀娜多姿的身影
燃烧着液体的高温
隐蔽着花裙和胸脯以外
不可告人的身世
但却让人分不清
该施舍同情或是无限倾慕

那些雕塑的花瓶

那些不舍昼夜

织梦的男子

一九八九年七月



我还活着

——当台北的老友们捎来问候的信时，
我就这样告诉他们：

如果向西南望，一个半岛
深呼吸就一阵痛的西南半岛
住着一个流浪的人
荒郊的篝火燃烧着
燃烧着碎烂的朽木
野草的霉臭蔓延开来
在累倦的星空下，每当
有人在笑
有人在哭
而无尽止观望的我
被挤压在中间
哭笑不得的时候
我就坚决让孤独的土壤
与荒效的蚊虫共枕
流放的裂口，任意在
高烧的体内腐蚀，滋长
并寻找光线，水源
从看不到的地方
到清泉的出处

我还活着，日夜思念你们
工作。吃饭。想念。
活像只长颈鹿
期盼一屋子的喧闹
从千里外，围绕我们之间

一整个冬天风雪的冷暖
空留一箩筐往事
和往事成灰成烬的 烛光
灯光
泪光
陪伴海外半明半灭的月光
在西南方，万家萤火的家居
某个无人窥探的角落
当梦魇坠入深不可测的黑井
逐成浮光和泡沫
夜色迷蒙之际
盛满昔日的笑声人影
将随早到的晚风
云雾般散去
云雾般撩起

我还活着，在今夜
故乡粽子的体温
未在异乡冷却之前
面对一张空白
催我失眠的稿纸
写了一封
无风无雨无段落
而乡音溢满斗室的航空信
给你们：

我还活着……

一九八九年端午

侏 儒

午间的阳光，照射在
半生刺痛的光影上
而拉长的身影，向左向右
或前或后，总比不上
隔壁的阿姨，刚满三岁
那个圆胖的女儿
高

我开始埋怨慈爱的上帝
因她的施舍
我的手和脚，长不出
高大健硕的体格

但我也是族群的一分子
像木偶一样
竟然能填满，廿八载
业力的是非题
还装腔作态，日夜低吟
自弹自唱的成人歌

有时
矮了一大截的尊严
想看清世人的颜脸
必须把头抬得好高好高

我的生命中
是注定被影子愚弄
还是深藏在影子里

玩弄愚昧的自己
当热血沸腾着
一个苍黄的脸色
正如生命中
许多缺口的空白
谁替它们还债？

一九八九年六月



节 日

一

车站挤满了人
街上流动着车
车和人都在谈恋爱

防撞杆贴着方向灯
亲嘴，外套挨着肩膀
在磨擦火花，在追赶
一年复一年
回家过节的路

二

他拉开抽屉
拿起一张褪色的信纸
想写一封家书

力透纸背的钢笔
一字一句的咬
吞进滚热的汤圆
吐出云雾的想念

黄昏下雨
天地转暗，变黑
失散的小麻雀
急急在啼，在跳
不知去南，还是向北

这时，有人开始咀嚼着
橄榄味的夜色
看风向写日记

一九八九年六月

茨厂街的背影

要不，我们篡改史书
脱漆的街名可以更换上
滚烫平滑的新衣
缠脚布那么长
谁能记起？
要不，我们频频下注
决生死一赌
当手中掌握着
如获至宝的一纸通令
把古老建筑夷为平地
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

今日廉价的抢购
变成他日高价的转售

五十年前的茨厂街
繁华和热闹的背影
将深锁在历史的扉页
供游客追思
归人徘徊不去
五十年后的唐人街
仰望摩天大楼
看不到尽处
只好拥抱那条
伤痕累累，仅一间布庄就是
一条街的风景
一条路名的
叶亚来街（注）

在一大段斑斓的史迹里浮沉
每当夜空无星，马路无车
泫然不能自己

一九八九年六月

注：叶亚来街，吉隆坡最短的一条街。
目前新开张的汉明布庄，整排店面
，就是一条街的缩影。



相见在雨季

我准备好一道
你喜欢吃的小菜
一条清蒸石斑鱼
听说你要来
在阳台张望了好久

聊了半天
我们顺手替石斑鱼翻身
两双筷子碰在一块
茶也喝了几杯
原来远去的日子
是那么的贴身

我从房中取出一把旧伞
送给那个善忘的朋友
昨晚气象台臆测说：
今天会下一场大雨
他的家离这儿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一九八九年八月

家

散发着泥香和笑容
番石榴树荫下玩泥沙
自我追逐的乡间小孩
他们的父亲，大清早
骑着喷雾的电单车
赶去犁好的番薯园
在龟裂和松散的土壤耕作
烈阳下，豆大的汗珠
淌入干瘪的泥缝中
是插秧和浇水的季节
到了傍晚，所有回家的脚步
陪伴一个空水壶
褐黑的肩膊露出衣衫
缝补不拢的破洞。回到家里
东家的老黄
躺在摇摆的藤椅上
在摇摆的暮色中沉思
西家的阿同
倚在竹篱旁，衔着一根
将息的烟斗
漫不经心地浏览
将暗的天空
视线投向遥远
黄昏黑黑散去的鸦群
捉迷藏的孩子

母亲把草笠吊在竹竿上
梳理一天的乱发，赶忙喂着孩子

大碗的饭，甜甜的菜汤
然后蹲在厨房旁
默默洗刷
她丈夫的工作服
累积了一整天
浓厚的盐渍

一九八九年七月



错 失

当你来时
我说要走
当你走时
我说再来
当你穿鞋
我说天色还早
当你渐行渐远
我回房翻相簿
找几张合照
揣摩你的背影

一九八九年七月中旬

赌

巍峨大使馆的日渐增多
林立在你的左右，安邦路
市民目睹你的变形与膨胀
惶恐不安。每个
礼拜六或星期天
四面八方蜂涌进城的赌客
袋子就是大红大绿的钞票
钻进大摇大摆的人潮
这样的交通体系，常令
驾车人士晕旋，七孔生烟
安邦路，你就直立在
光暗分明的大树和小树中间
因跑马场一块肥饶的地段
默默承受着世人
冒火的双眼，几十年
不曾中断的指点

后来，不得其果
倚在办公桌苦思
那些高官显要们
终于灵光闪现，突发奇想
鉴于吾人
有挥金如土之豪情
卷土重来之飓风如潮涨潮退
竟然想到，郊区外十公里
一个积满市民，丑陋外衣
肿胀的垃圾堆

(以前是废矿湖，现在
权充无影的杀手)
近在咫尺的荒野，它隔壁
一个美丽的花园和翠绿
百姓叫它大城堡，也是一块
肥饶而磁性的泥地
官员托腮想了又想，倒不如
在这般昂贵的版图，铸建起
速成的高架铁
通风设备的瞭望台
好让吾人，爱看
马尾的观众
挤在一起
观看马鼻领先的争夺战

当大城堡的观众，风雨不改
在电视机前高喊赢得了
辉煌的战绩，而后头
冷清露台的一角，有人
满脸的乌云，垂首
悄悄离开马场，盘算着
另一次的重逢里，下一盘
准确的棋局，重新夺回
切割成四分五裂的江山

正当安邦路避过了世人的
指点，那安祥的秩序
大树小树迎向路过的游客

一片草地无人，马栏空荡
下午吹起一阵寒风，瑟瑟扫过
篱外的铁丝网
落花和落叶也被扫过

而排列的栏杆外
不见马匹，也没有叫卖的声音
只见尘沙滚滚的十公里外
有一场战争不停地流血
不知战死多少人

而铁栏栅，照样围在
大城堡，美丽的花园
腐臭掩盖过翠绿
向下沉去的垃圾堆，毗邻
钢筋水泥的瞭望台
是不是围了铁丝网，才划分
禁止通行的危险区
但凡家变，午夜逃妻
霍乱、癌症、肺结核、爱滋病
全部集中在这里

附注：

当赛马日在外地举行，赌客到大城堡观看
赛马结果，仅能从电视机的萤光幕里看到
赛会的现场转播，但若遇上大雨天，观众
只能从摇晃的马鼻和马尾中分辨胜负。

蜂

一

一只钉人的蜂
飞扑向疾驰而过的车镜
翻了几十个筋斗
无声落地

飞落的尸身
来不及碰撞马路
便被后头呼啸而来的轮胎
辗得又碎又平

二

无风之夜，思索着
一些无奈而闪烁的场景
从死亡立碑的边界开始
车轮下一只昆虫的孤魂
展示它平淡但悲壮的葬礼
增添岁月无情的风采
而风霜雨露，雨露风霜
傲视天下的我们
何尝不是栩栩如生
轮回的蜂，钉的化身
我们洒脱钉人，也被人顽固
击倒。且处处扩展
锋芒的刺刀，铁钉的势力
且错以为
冷硬如冰的玻璃车镜是空气
可以穿墙入室
怕什么头破血流

三

梦游中，我惊见
我是一只
千手千脚
勤于采蜜的蜂

被闹钟吵醒
正好清晨六点半
一天劳碌的开始

一九八九年七月



——给那个没见过面的孩子

等

割草机的引擎
牵动着手术刀
切割着高楼下面
空地的野草
击响了小石头，和
秋千两旁的铁架
发出金石的火花
把一个宁静的早晨，闹得
一阵喧哗
一阵翻腾
一阵伤痛
这时，我急速地踏步
穿过绿瓦白柱的长廊
赶到医院的门口
赶不上探病的时间
空地上的割草机，断断续续
击响铁架和石头
而风，风告诉我
要我耐心地等待
迟到的消息，传来
手术台上沾染血渍的白衣

我好像迷了路
医院没有门
可以问路的窗口
上楼探你的电梯

等待好几个世纪长
我不安，要早点和你们相见
我的妻，我的孩子

妻斜躺在床上
穿上染红的血衣
她迷茫的眼眶
有两行泪，快要变成流动的小溪

孩子，我该向谁探问
无影的风
滴血的路
何处才有你的栖址
孩子，我右手捏着潮湿的手帕
左手紧握着
温暖我一生的衣服
我用哪一只手
才能抹去你母亲的眼角
永垂的两行泪？
孩子，我的眼睛好倦好累
这个世界，我什么都看不见
我已迷了路
此刻写给你的诗
像你的生命一样
早天，没睁开眼看一看
便在人世间走了一趟
转了一个弯，不回头
不轻摇你的双手

哑 吧

爱哭与说笑
五百万张随着天气变化的脸
鼓掌或弃权
这里有一千万只摸黑的手

芸芸众生中
有个半疯半醉的汉子
一天到晚不说话
一张大口贴着石膏
变成哑巴的后裔

一九八九年八月

——受聘来马工作的菲律宾女佣，鉴于合同的约束，大部分两星期才休假一天。在这一天假期里，她们做些什么呢？吉隆坡同善路的金角舞厅，内设有俱乐部，是女佣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在那儿聊天，喝咖啡，跳跳舞，许多话题就这样散扩开来……。

两个星期，那些发酵的日子
总算挤出一道缝隙
可以伸伸懒腰，吸一口
新鲜空气，看一看
吉隆坡唯一的半天
悠闲的街景

总觉得日子
慢慢接近中午的边境
却越不过岛与国，河和海的
楚河汉界
虽窗明几净
还是很累，饥渴
充满探望晴空的细胞
如一口背乡的枯井
渴望着天天下雨
不绝的水源，涌入心口

千岛上的千岛
住着千千万万的同胞
唯独你，有着同乡的丝线

一早就打来不停的电话
话筒后端卷曲的电线
像一把曲卷的乡愁
催我趁早和大伙儿相见

想了很久，坐在
石墩和行人间
尽处的长廊
有人开始拥抱着
深褐色的皮肤起舞
徘徊间，我们竟涌到
同善路金角明丽的舞池
踏着舞步，那些人影
轻快地跳，熟悉的脸容
没有男伴的舞姿，轻挽着
同性的腰身，同感着
热切的温度，一齐在蔓延
或许是人潮汹涌，还是装不满
四面八方的身影和笑浪
一直在舞台旋转，要打发
一个寻常的下午

当灯火微微转暗，烛光
引渡着雨花的世界
我们唱一首岛上流传的民歌
一支梦乡沉醉的慢舞
把下午安装在祥和的电插头
把祥和盛在栏外的花瓶

呼吸一些阳光和雨水
带着弯弯的月色
终有一天，可以
回去和家人团聚
回去和家人倾谈



蚯 蚓

拥抱着一片无光无色的大地
拥抱着浊流的沟渠
钻进地狱的隧道
因我的情深湮远
逐步疯狂
开始控诉地上的蓝天
开始盲目地舍弃
泥香的寒冷和炎烈
天堂在那里？
天堂有路无路
天堂有眼没眼
我的听觉不闻
我的视觉不问
我的知觉超出泥土
将尘埃掩盖
将爱与恨
深埋

一九八九年八月

病榻上

吊了四十天
每天一大罐，那种
不是葡萄的葡萄糖
窗外冷冽的风
吹进医院灰白的房
护士小姐打针，冰凉的手
以及临诊医生
牵强的笑容
即将停止的呼吸
停止倾听，是我
最初的疼痛

出院之后
我沿着回家的泥路走
不敢回头
手捧着大包小包
防止肝炎复发的药
耳边犹响起，临行前
医生拨冗为我上一节，才五分钟
珍贵的历史课
医院的窗
透视着晶莹的人生，过客般
排列与我对坐
相视而笑不语
医生的眼睛
像一把利刃
剖开重重黑雾
切入心脏深处

刺穿那个屹立不倒
顽固不堪的巨影

如今我是个听话的大孩子
今夜婉拒了安眠药
明日坚持和烟酒绝交



时 间

什么是时间

时间是赶去上班的人影

准时交货的车

无所事事浪荡街头的瘾君子

迟到最终还是归队的鸟群

什么是时间

时间何时才摆动

准确而规律的壁钟

时间是大树生小树

滋润与施肥，长成

一棵巨大无比的百年老树

什么是时间

时间如云烟

它冒出烟囱，悄悄失踪

流过岁月无痕的云

结满污垢的窗

一九八九年八月

——与妻女及小儿伟豪游邓普勒公园，
上山寻找瀑布。

登 高

我牵着伟豪的小手
追逐在妻和女儿的后头
上山弯弯的柏油路
循着淙淙的水声
寻觅一条，流传整百年
雪白的瀑布

上到山腰，才发现
路已流回水族的尽头，一潭
动荡不安的绿水，陪我
度过一个周日开怀的假期
幽静的热带丛林还未入眠
便被无数轻快的窃笑声吵醒

再走上石阶，两旁的苍苔
一些失修的年代
遗留潮湿的痕迹，观望着
两岸溪水翻动的落叶
落叶在水上含笑
转过一张皱纹的脸
像箭头，指向弯曲的小径
而我们气喘如牛，冒汗
踢踏着棕黄的枯叶
在这冷香，淡光映照的
崎岖山路，几经攀爬

终于看到雪白的水花
俯冲而下

我站在山岗上良久
一路浏览着枯叶和草色
地上的落叶像手掌那么大
它们和我的掌相一样
带黄的脸色，凸露着
无数颠簸的掌纹
写上流失的时间，日夜
押着溪水的韵脚
要把山树和丛林
搬运到闹市的山腰

一九八九年八月

——写给所有的赌徒

赔 偿

他的四肢软弱
五官变成倒泻的泼墨
频频向冷风索取赔偿
在云顶豪赌之夜

软弱四肢从云顶爬了出来
加了衣的身体还有一股刺骨的寒意
生命须要烤炉，烙印
在云顶豪赌之夜

那人向我借钱，透支明天
拿走昨晚发酸的半杯酒
生命须要典当，卖血
涂抹整个空白的夜

一九八九年八月

一九九〇年

坠地像一粒熟瓜
经过怀胎十月
遗腹子踢着母体的肚皮
哇地叫了一声
自医院的产房

抱走一脸苍黄的孩子
寡妇流了一脸的泪
为了纪念这一天
撕走木门上最后一张日历

她还准备好霉湿的被单
明早一起床
裹着国字脸的孩子
在空气里耐心等待
天涯海角，孩子的父亲
回来陪他们晒整个早上的太阳

好冷的天空啊
一九九〇年

一九九〇年二月

老渔夫

昨夜，有人以颤抖的双手
敲响我家破门
问我明日的航向
我微笑答他：
在一个遥远的沙岸
明早我要赶补破网
收起铿锵的铁锚
远离地面去捉鱼
跟时间的弓影一起出海
面对黑斑点点的的生活

一九九〇年四月



从古晋路的方向走过去
中间是擎天的喷泉
门前挂着两盏大宫灯
向右看，屹立的大会堂
遥对着百年建筑物
都是红和绿，石雕的痕迹，人称：

陈氏书院

在通往独立足球场的弯路上
向人招手的深褐色大门
也不知在何时
左边的铁篱上
悬挂《老舍茶馆》
血红的布条，粗又黑的毛笔字
是过客不曾歇步观赏
游子何止留连一天一夜
清水般谈笑着
任精武山长出千只手臂，狂书天下
也无从校正
史迹的是是非非，颠倒来写
微微褪色古画里
花鸟及人物
——跳出吉隆坡施舍的牢笼
哀声叹息，觅食寻根
引来呼呼车影
喷着浓烟黑雾一阵子
竟到了
夜晚的街灯
盲目地点亮

当衣着光鲜，潇洒美丽的男男女女
古画下品茶聊天之际
碎裂飞檐的一角
竟栖身一只白鸽
聆听众生的诉说
夜深虫静，还迟迟
不肯飞去

一九九一年七月廿日



岁 月

为他消瘦的影子拉长
而且忧伤
为他的沉默寡言开启另一扇
活动的百叶窗

缤纷世界里
唱不完的劳动歌
灵魂的深处被灵魂的另半边铁门卡住
一切像留住青山
日子钻进时间的洞口
仿佛在敲门

为了寂寞这名词
他搜索满房子旧稿
为了生活这担子
血泪为他奔流到深夜

他应该看场电影，吃宵夜
空白不能挽留些什么
沉醉在沉醉的武侠章节里
空白不能挽留些什么
他应该去垂钓、游山、玩水
空白不能挽留些什么
仰望长空、长夜、长长的……

空白的空白
不能挽留些什么

一九九一年八月

武昌街

那年的十月天，武昌街
向我投来一线光源
夹杂着微微寒风的脸

那年的十月天，武昌街
没由来的向我挥一拳
打肿了脸，看不见
书摊有书，椅子有人

我急急上楼探你
唯一阵呛咳声，留我在家的
是梦中有梦，远隔重洋的彼岸（注一）

你是不是还在写诗
写你的山，你的水
一片幽香，冷冷在耳，在目，在……（注二）

唯我离你
回美罗的家
吉隆坡的夜
莎阿南的黄昏
却没有山，没有水
没有幽香，在冷热之中……

唯我离你
十年像来世

但知你去了士林
寓居山湖
写你的童诗，看我落幕的风景

但愿我是蝴蝶
轻飞一万八千里
带我的妻，衔我儿女
飞去台北，飞到士林
见我的兄弟，更要见你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日

注一：七九、八十年间，在台北与朋友搞出版社，寄售丛书至各书店。某日，路过书摊，唯不见诗人，询问茶庄老板，始知诗人住在楼上。上楼探望，诗人走出门外，却一阵阵呛咳声不止，在十月天的秋风里，听来令人心痛如绞，怜惜之情顿起。

注二：周梦蝶的《行到水穷处》诗中句子：“却有一片幽香／冷冷在目，在耳，在衣。”，不敢掠美。

——为毗叻洞、三保洞之行补记

梵

佛在金装，念珠落地
镶嵌进梦的焦土

音

佛门洞口，掀开两面蒲扇
迎风入洞，呆呆斜看，一尊
冥想两千多年的，睡佛

有人岩臂补画，有人灯旁添油
有人唱题，有人端坐
有人拍照，把镜头
转向来世

那人为梦寻根，没有结果

野兽爬上天堂，众生走入地狱

佛在金装，念珠落地
镶嵌进梦的焦土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七日晨

乡 野

卡车吐出一圈一圈的黑烟
波波波波窜过山头的树梢
小路的尽头流出一条小河弯弯
垂钓者在看，钓竿上的尼龙绳
唯鱼儿还没上钩

轻工业和树一样绿的工厂
烟囱在加班，缓缓的
几只云雀飞过光秃秃的山腰，向南隐去
一轮红太阳，挂在天边微微笑

一群散步的孩子在泥路上瞧
一群灰鸽子在天空散步
脚步闲散着梦一般的飘云
气压在下降，轻风拂过
要多快乐

就有多快乐的音符

时间一步步滴答
跨过木板红桥的向晚
脚踏车吱吱呀呀，也踩过了
木板红桥的向晚

这一天，风是留下来了
这一天，爸妈也回来了
孩子们依靠土敏土的墙，开心品赏
爸爸刚从外地买来的山榴梿
妈妈刚从树上采下的红毛丹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七日黄昏
写于万宜工业区

侧 写

清晨起床，把梦过滤
孩子将醒未醒之际
轻步跨出门口
天色晴爽，蓝天抱着白云
便开动引擎，开动着
如影随行的生计

就这样
摸摸口袋里一大串
车匙门匙
串起烽火燎原般的心事
向迎我而来的马路打个问号
柴米油盐缺多少

日子像汗水无影无踪的累积下来
晚上回家，路摸黑
穿插一两声，轻轻的叹息

就这样
女儿开始抱怨不在家的爸爸
带她和小熊猫
在草地上和着微风荡秋千
好久没到绿色公园散步

但我依旧开动引擎
向那未知的弯路投奔过去
快步踏出家门
每日如常

踏出像麻雀去远征的天空
早出晚归

后来，时日的长镜投影过来
忙里偷闲的我
午睡酣醒，倚窗望远
从玻璃窗黑猫的眼神里
不自觉地发现
蓬头散发的丛林中
许多银白色的丝绸
一时一地地增长
如蜘蛛结网
原来岁月正寂寞老去
闹着去公园散步的女儿
逐渐快高长大

一九八九年十月

一九九一年八月廿八日重修

重 生

不是梦的，却有梦的忧欢
不是桨橹，却有方舟的逆水而游
大合欢之夜，每个人都提高了音阶
离别的刹那，谁都不肯为
独弦琴的哭泣，流下一滴热泪

日子往寿板香的店面走过去，当然
日子也会从黄泥和杂草丛生的墓地
慢慢爬出来

一九九一年八月廿八日晨



疯 狂

在太阳还来得及
用半边脸遮住
黑天使之前
请跟我来
享受一夜很高潮
连跳带唱的卡啦OK

城市的脸色
被五彩灯罩修饰得很淫猥
当夜色尾随高跟鞋的脚步
有一种震破耳膜的音乐
在舞厅到处交响

凌晨一点钟
清静的武吉免当交岔路口
突然爆发一声巨响

凌晨一点半
有六名青少年
在中央医院
等着急救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六日

时代的潮流

总觉得这是一生的败笔
落日长影，没有结束
翻上崖岸，观照四海
这横扫千军的残痕，一一露现
眼前旅客无限憧憬的眸中
如此拾级向上，海浪滔滔
向下，人潮汹涌而至
画破时光隧道的史迹
总听到古炮破空的绝响
穿过红楼砖墙的视线
透视资讯发达的九十年代

唯六百年来
马六甲不曾
为她漫长的背影
写下一页辉煌的史诗
当落日在西，东方在半岛
沿着海峡岸线污浊的暗流
旋转于无数朝代中
穿越时空呐喊的声音
不可抗辩，风风雨雨
时代的潮流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六日

——为蕉风卅八载回顾展兼“文学的声音”之夜有感而作。

知 音

他那拨弄弦丝的手
投向无波的惊喜
我一生中的感动
高山在那里？
流水在那里？
总听到丝丝的幽怨
穿过彼此的耳膜
至心田肺腑，不能自拔
循着淙淙的水流而下
到万里的边疆
遗留宽坦双臂的厅堂
片刻的宁静

是片刻的宁静
或是历史的陈迹
渐渐构画出一幅
清晰的蓝图
眼前所见，是三十八载
漫长的缪思长路
高歌吟唱，低语轻诉
无穷的蕉风椰雨
只是那一瞥的风情
却只专为灿烂诗兴的长夜
默默谱下，无尽的
又是无尽的弦音

一九九三年八月廿九日

后 语

——在历史的掌声中

廿年来，诗人在一个理想追求的憧憬与破灭之中，终于寻获人生最有价值的财富，那就是：好好生活下去，并掌握生命的血脉，融入社会的主流。

改变就是永恒。

当掌声成为历史，美梦变成真实，生活沦为巨石的压力；诗人有必要回到家里，孤灯下，纪录每一首有血有泪的诗。

《诗人的天空》能够出版，要特别感谢许友彬。他说，出版诗集并不是想像中那么困难。我照着他的方法去做，先拿诗稿去植字，然后……。

同时要感谢慧桦兄及老友周清啸，他们不断鼓励我，叫我把笔拿起来，写下去便成为八九年丰收的一年。

蕉风多年来对我的提拔栽培，姚拓先生在序文中点醒我的创作危机。一个我仰慕了廿多年，才华盈溢，诗画俱佳的新加坡朋友瑞猷兄，不曾谋面，只因诗缘，通过几封信，便毅然

答应拨冗为我诗集的封面画像及写序，使《诗人的天空》的出版更具意义。

诗集即将出版，正愁着出版经费的当儿，却传来添拱添星二兄及益新的李子平先生的倾囊捐助，免去诗集迟迟拖延出版的焦虑。

《诗人的天空》在这种情景下出版，意义更加深远及重大。

诗人看到一片清亮的天空。

天空下，一切都那么感性而温馨。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日
写于莎亚兰

文艺丛书③

诗人的天空

- 作者：李宗舜
- 封面设计：黎八斗
- 封面画像：陈瑞献
- 出版者：代理员文摘（马）有限公司

AGENTS' DIGEST (M) SDN BHD

36A, Jalan Brunai Utara, Off Jalan Pudu,
55100 Kuala Lumpur.

Tel: 03-2442886, 2446984, 2488345

Fax: 603-2429151

- 印刷：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第一版：一九九三年六月

定价：马币五元

ISBN 983-71-0270-5



诗人的天空
是一粒上升的汽球
他坐在上面
浮浮荡荡地
度过每个早晨和黄昏

诗人的天空
是他房间的天花板
和缠结着无数的蜘蛛网
世界在风涌云动
他却在网内
编织他的白日梦

诗人的天空
分一半给了情妇
他看不到七种彩色
挂在天边的虹
只有一束人造花
把不朽插在空瓶里
陪他吃不完的早餐
是昨晚残留下来的雨露